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通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六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奏草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通鑑綱目初奉天圍旣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

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上疏云云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

詩母縱詭隨以謹無良

多爲時議所惡頻

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

宐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畱

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

戇竊謂非宐李楚琳乘時艱危倂擾岐下

書紀倂擾

賊殺

戎帥

唐書張鑑傳帝幸奉天鑑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

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檣故未行鑑

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

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託傭免

鑑總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款結

凶渠

通鑑楚琳自爲節度使降于朱泚

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

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

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

爭通鑑本注言較晷刻而爭遲速也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

扼元和郡縣志儻谷一名駱谷駱谷在興道縣北三十里按駱谷在長安西南駱谷關在京北府蓋屋縣西

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

外九里貞觀四年移于今所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

蜀漢僅通王命惟在褒斜通鑑本注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于

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

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

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

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綱目集覽韋昭曰漢

中郡有褒斜谷括地志褒斜二谷名褒在漢中郡褒城

卷十六、奏草六

二 柏經正堂藏書

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爲
一谷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自漢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
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
千八百九十二間一統志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
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此路若又阻艱南
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卽此

北遂將冀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

通鑑本注

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

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

其間事機不容差跌

後漢蔡邕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

倘或楚琳發

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

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

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

通鑑本注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

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
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
露猜阻之跡懼者甚眾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
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司馬相
如難蜀

父老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馭
語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

唯在所馭朝稱凶悖夕

謂忠純始爲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

前漢
陳平

傳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
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漢王疑
之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忿韓信自王而遂

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封前漢韓信傳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

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

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

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全史記淮陰侯列傳高祖從稀軍來見信死問信死亦

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辨士也

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

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

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

其鹿天下其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跼之犬吠

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願

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耶史記留侯世家上已

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雍齒以積恨先賞

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

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

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此漢祖所以恢帝業

堅矣于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

也置射鉤之恥他本而任其才史記齊世家高國先陰

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至齊則小白已

入高奚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

仲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卽高奚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

王非管夷吾不可于是桓公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寔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

脫桎梏桓公厚禮

以為大夫任政釋斬祛之怨以免于難

左傳僖二十四年呂卻將

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乃潛會秦伯于王城

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

通鑑

音注字書仇讐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讐猶應也左傳怨

耦曰仇記曰父之仇弗與其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

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人相對覆校是非也殺

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讐之義

至此為甚後

世率以為言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

綱目集覽抉通作缺

古穴反。擿，舐也。挑發，貌宿疵猶言舊病，謂往日之瑕疵。今復追尋而挑發之。漢書孫寶傳：故擿舐以揚我惡。

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

得盡無疵瑕，人皆思省。

他本作省思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

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速圖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

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

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腐。

他本作豎

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大業也。

綱目集覽：腐者爛敗貌。言儒者但能守陳腐之

見不達時宜

臣不勝憂國之至計，謹啟事以聞，謹奏。

通鑑上釋然開

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沈括筆談賜功臣號

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右欽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

朕以南衙朝士之中

通鑑音注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

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卽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爲名至于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有名爲衙呼謂旣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
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

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

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詩誓御詩

御傳誓御侍御也

仁洽庶僚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

增寵飾將錫嘉名

離騷肇錫余以嘉名

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

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

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

詩天鑒在下

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惟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

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

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于患難竟攘凶逆寔賴

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寔事亦會

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

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

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

縱使遭罹圍偏跂一作跋履崎嶇

張衡南都賦下蒙龍而崎嶇潘岳西征賦軌崎

嶇以低昂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

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

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

綱目集覽李奇曰縉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于紳也或曰

搢紳士者之服搢當作縉索隱曰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云搢當作薦謂垂之于紳帶之間

又當受

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于公議乎況于介胄

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及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

左傳子產聞盜爲門者庇

羣司書官不及私昵

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

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

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讎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

害皎然不爲

五名者眾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

爭端

莊子名公器也

覈之至精猶患相軋

莊子名也者相軋也唐書釋音

軋鳥轄反

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

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

前漢蕭何曹參

傳贊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以信謹守管鑰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

秦法順流與之更始遂安海內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

有房杜之碩畫

唐書杜如

晦傳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

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

齡策也蓋如晦長于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

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

前漢高帝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蕭何曹參傳蕭何沛人也高

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曹參沛人也高祖爲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張良傳良曰今陛下
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
刀筆文吏前漢蕭曹

傳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唐書房元齡傳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

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
兵最先至今元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諸

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唐書房元齡傳初將軍邱師利等皆怙跋

攘袂指拔劍擊柱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畫自陳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詩國步斯頻王化

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並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

逐之日馬融廣成頌狗馬當功而獎尙恐未孚獎又非

功固宜見誚倘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

命范集
卷二
奏草六
柏經正堂藏書

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通鑑綱目興元元年吐蕃尙結

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四月渾瑊率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望以逼長安五月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旣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